明治新刻
孟子
仁16
2187
8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晏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孟子曰子路既賢曾西既曰吾子與管仲孰賢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

（或問乎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

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蹙子六反鞅音怏又音勃曾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之言。則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與平聲）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下同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古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商之聖賢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一）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衛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褐。奴葛反。嚴。憚也。）

朝音潮。棄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其挫辱之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心蓋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施舍似曾子。黝似子夏。約。要也。言其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子夏。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擪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縫。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

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

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也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以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日日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慊。口簟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所事者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也。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勿助。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

日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偏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二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自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姑舍是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沽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賢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若是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然則有同與曰。

曰然又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言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人之禮樂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善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違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覇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矣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樂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所以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

正君而善民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杜。綢。音稠。繆。武虎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戸。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爲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唯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孼。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孼。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條十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布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吏猶與存上帝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庶幾爲父子不行王政則危我爲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作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二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作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辭。解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

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信者。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上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
矢人唯恐傷人。函人唯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仁。如函人之仁也。巫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仁。是不智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
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音扶。里有仁厚之俗。於仁安宅。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
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
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
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
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於仁也不言
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二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
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中去聲）（爲仁由己而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
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此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
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

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徒有過
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
人以爲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
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
不以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
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
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
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
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
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
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
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
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
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
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上去聲。下如字。）之常人也望去而不顧之貌。
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
文曰。動作切切也不以就之爲潔而切於是
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
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
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
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
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
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
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
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

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三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二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革。甲也。粟。穀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委。棄也。言不得民心。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

言以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内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訊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非以仁義爲不

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
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景
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數辭
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
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車之言孟
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
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
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
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
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
聲慊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衝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
少則因其事而所衝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
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皆以
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
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
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

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

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賤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尊德樂道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鎰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

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
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
不受〔爲兵之爲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
戒備之辭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
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
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
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
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
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
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
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
必爲之求牧與芻乎求牧與芻而不得則
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
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
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

子言君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

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蚔音遲鼃爲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蚔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

暮見反齊滕之路寺人曰不寢以俟反（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反曰齊卿之位不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治如字）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要再歸葬於

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其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

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儉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

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主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是歸答孟子之言則誤矣之乃

○燕人畔王曰

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十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下

陳賈

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誅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

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

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之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後通指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辭窮。）

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陳子。即陳臻也）

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千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子叔疑）已爲政。不用（子叔疑）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主所以憂孟子者未爲國人所信。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爲去聲。下同。隱。於斬反。憑也）客不悅曰。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

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申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絶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絶子乎

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

且至則是千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悦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

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
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
好勇好貨好色好名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諂爲大言以欺
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
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
力而後宿哉 尹士聞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
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
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爲果也
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之曰士誠小人也
彼前日
此今日
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
日彼一時此
一時也
間必有名世者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望可名於一世者爲色之輔佐若皐陶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
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
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
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
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
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

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未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二十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

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

覸古莧反。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言人能有爲則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勉其不我欺也。孟子既生以道無一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覆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音暝。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瞀亂。言藥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妄於畢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詰其所以擴前篇。然默識而亟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心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縗。衰也。疏。麤布也。飦粥。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謂然友曰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爲皆去聲復扶又

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不言故未有命令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悵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

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不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爲九區。區七十畝。中

爲八今田。其外八家各授二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則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八今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二。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八今田七十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今或音普莧反）

者非養去聲惡平聲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勤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數也轉棄也溝壑謂塡於溝壑而死也

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之一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

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
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使畢戰問井地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來問其詳也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

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助法見前篇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二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守望防寇盜也

死徙無出鄉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並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敎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敎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至門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捶之也。屨麻履也。織席以爲食資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傳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楚之

產儒而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事之數年然後去之

（產生也）陳良生於楚而慕中國之禮樂北學於中國者北方之學者未能或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事之數年然後去之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飧朝夏食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必織布而後衣乎曰許子衣褐必自織之與曰否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爨炊也）孟子曰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必織布而後衣乎曰許子衣褐必自織之與曰否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械器器用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者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路奔走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者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禽獸逃匿

（偪迫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耕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瀹音藥）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耕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樹藝種植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何暇耕

（放勳堯名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何暇耕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也以天下與人難爲也

（易爲去聲）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也以天下與人難爲也

第辛負未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第辛陳良之楚之）

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儒者都所以起
生未其柄也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
(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
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
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
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衣去聲。與平聲)公冶所以煮飥所以炊爨燃火也。鐵斧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
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
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
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

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甎之屬也陶爲甎者冶爲金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瀹音藥濟子禮）

反。漯。他合反。天下猶未平。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溢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帝堯之號也。堯言。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

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去聲。下爲人同。與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

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二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以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言有若所

潔自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十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鴃缺亦作鵙古役反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夷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

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
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
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
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
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

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徙。〕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佰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
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
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
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
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

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語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音蒲北反若保赤子尚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通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凡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蓋所謂達道也然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則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一原而已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一原而已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蘧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吾計反。諦。爲。去聲。蘧。力追反。裡。方知反。因。衣。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暫。助聲。或曰。蠱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忍之甚也。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若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

蘧。土龍也。裡。羃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悵然爲間曰命之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悵。音武問。如字。悵然。若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子盍以吾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而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一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陳氏孟子弟子也小節也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麥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悔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一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之）其所謂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去聲）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有餘也。貫。習也

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
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
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
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
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
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
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

爲正道一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不行。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氛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以執雉。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以下通。

弔不以急乎

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質。與贄同。下同。周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以執雉。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載。載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下通。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練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主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既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罷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胥問也

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下同。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官之國。胥。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單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辭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羙補
（羙。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羙。餘也。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言得食。言得人敬養。）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彼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

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音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先祖也亳殷湯之民也往爲之去聲饋食酒食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也爲（爲去聲非富天下也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其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
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后來其
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一征所征
前篇有攸不爲臣
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
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
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
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 食音嗣扵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言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簞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若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尚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此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求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〇尹長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不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

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生於齊而仕於楚者長七聲居州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之蓋未爲臣而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

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

音現惡去聲瞰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門人也瞰窺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

子夏曰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增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斂肩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病勞也夏曰夏月治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正其禮義之中正過之輒往而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正過於汙賤而可恥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卑陋而可羞

○載盈之日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

之赤宋太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日攘一雞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音降。又胡貢胡江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治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大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大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皆皇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一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滅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横）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公明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横）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之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侮。(侮。慢也。)
(說見上篇。)

也

(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
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偏解。見前篇。辭者。說之
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
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
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
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
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
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
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
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詖而又唱爲不必攻。討

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
果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
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
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
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
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
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

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顰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顰與蹙同頻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鶂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來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而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顰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天者。以其有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卷之六